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五十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句踐敗吳於姑蘇不忍
殺夫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吳王蓋以甬
東為海外孤城惟魚鱉足見不送夫差以解岨
老耳長頸烏喙之主使甬東稍可以牧馬休兵
生聚教訓決不以甬東為會稽之續養虎以自
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不然黃斌卿奉唐王

初令其協濟浙江至舟山而安之遂以舟山為
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橫之島欲
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南至
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無餘國欲據此以
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
蓋舟山離海不遠以舟山為站脚地則可以舟
山為藏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兔之窟則可
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樓船往

來開市貿易之地則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
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我魯王本欲以舟山終
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始者乃究竟以
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以取荊州殺少朝選
拔趙幟以立漢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足以
久羈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
而大將如阮蕩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
肯堂朱永祐李向中吳鐘鑾輩以殉節死泰山

一擲輕於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
黑子之地所集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
我妬自相殘殺如虺之西口自食不盡不已朋
黨之害人國家至海外猶爾況當堂上天朝民
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埃下之圍北兵四面皆集
倘得有黃斌卿者素得民心為文種之居守再
得有于朝選者勇敢善戰為范蠡之進兵亦足
以少救敗亡而魯王卒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

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閩不可心諒既無手足隨散倉皇失措迺走死於閩澗山中魯王有知亦當以冥帽自蔽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仕閩為巡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至舟山遣使齎勅迎請教曰予讀秦誓知秦穆公敗殯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懲又

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愛以偏伯之君尚思
用賢以補過況予天室之胄申明大義五年荼
苦履江涉海固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
中收肱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耆抱德東
山籌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閔事之無成浙圖
之方始寤寐飢渴持在先生今遣官敦請先生
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
也以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

老制馭猾畏之情形屢幾萬全克底光復書曰
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先生歎曰予一人惟皇
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靈之故早中符策覲楊
京陵先生豈無意乎惠然其來慰予延佇肯堂
拜教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舟山破中書
蘇兆人先縊於雪交亭目猶未瞑肯堂拜之廼
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

主事魯王至舟山差官齋歡迎之勅曰予漂搖
南服睦音樓船之盛揚僕無聞跳盪之功
渾瑊難再惟內治弗脩俊乂弗登而能張捷伐
之聲揚克敵之氣者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
德不吝飢渴也朱先生抱才英敬樹德宏深景
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無求於當世名
在天下必需救於興時茲特陞爾為吏部侍郎
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職方項忠指司馬坐曰此

須公矣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俾統鈞庶
幾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救其咨周公之位冢
宰爰撫妹土攸開仕路始于弼諧九德之美登
用多士即有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奠茲率
土先生豈無意乎詩曰中心好之曷欲食之予
賴先生有如杖杜永祐至舟山供職辛卯城陷
自縊死之

吳鍾巒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

縣令以推科羈緩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
亡後從魯王至舟山為禮部左侍郎掌宗伯事
二祖列宗時享諱辰祝收告文及詔誥敕書皆
出巒手文采古麗辭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
振舟師直上金山鍾巒撰檄文布告天下忠憤
雷轟英豪雷發士民見檄皆涕泣悲哀不能仰
視在舟山無事閉戶著書作皇明記事本末數
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巒投井死之兵火連

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某寺中於
廢紙堆中有青氣丹、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檢
其下有毛楮烟煤草葉一束乃鍾繼所作古文
諸葉上題曰霞舟携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
俟剗厠昔沈青霞死後路楷欲滅其文榜示邊
塞有歲沈氏遺文片紙隻字者按捕抵罪諸生
武崇文歲其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見青霞我
剗緋衣手剗叱之懼而埋於後園事白後穴地

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稿紙上有
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
長興知縣調繁秀水先漕故事軍強而民弱運
官率能歛怨持籌當事往來踰原額數倍無所
恤向中持額堅軍閤糧長則以身當之至於軍
激憤起共搏向中傷臂幾折決不少撓陞兵部
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晉職方員外南都陷棄去

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唐閩以原官進
秩稱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淹息海上
脩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尚書
六年以艱去位憇舟山僻澁清破舟山向中妻
妾婢僕十餘口闔門焚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一

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黃斌卿字虎痴福建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參將而王之仁為定海總兵意猜忌弘光中以斌卿為征蠻將軍出鎮廣西值左良玉提兵犯闕攻鎮九江斌卿逆戰上流令水鬼斷敵五營鉄纜奪輜重火器無算先詣金陵報捷斌卿與士英不協繼聞清兵且下順流入海從唐王至閩王

正位閩中以定策勲封肅國伯俾唐突蘇蒿呼
吸登萊斌卿奉命棲舟山觀變舟山者故昌國
邑週八百里沿鄉七十二畧必四山環向出
定澣關金塘山外國初徙金塘且徙舟山有王
姓里老得謁太祖一言回其意遂置所踰瀟
洲崇城修隍帶山襟海收藉不下十萬戶登會
計不下八千緡距定關凡兩潮汐有蛟門螺頭
諸險每畧大可數百家小亦數十戶烟火亘野

哀斌卿特拜張肯堂為大學士兵部尚書肯堂
者故唐奉命督斌卿西征之師者也聊以寧斌
卿之死云辛卯三月名振故殺朝先于舟山暴
其擅殺斌卿之罪亟其首祭之以蓋初不預衆
謀焉

張名振字侯服順天籍崇禎中為石浦叅將乙
酉衛魯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稱定西將軍
一與清戰敗績或勸名振渡浙西衡清首尾名

振曰必得監國命而後行名振性和易得人而
內多機智其寔欲離爪漚還石浦非果有渡浙
西意紹興失守監國走依石浦會隆武出汀州
不廷建國公鄭彩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
監國詣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遂扶監國
復起戊子恢復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
因閩省會垂破而清以陳謹合張存仁二督勁
兵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園亦解名振同諸臣危

監國抵舟山先是肅國侯黃斌卿為唐駐舟山
有女二解文義嫻禮名振方屯南田以女許斌
卿子交最密會閩敗斌卿以舟載二女歸舟山
歷南田名振妻聞黃二女賢以為其女之姑至
咸欲一望見二女不許曰不得父命且未字安
得走人軍中張固請之不得強使人牽其舟至
相見極愛重適軍中誤報舟山云二女為定西
所劫斌卿怒時名振之母亦駐舟山斌卿拘母

軍中為質既知張盛意甚悔之次大禮母而名
振卽斌卿入骨矣時平西伯王朝先頗為斌卿
所制意不善斌卿名振與深交將共誦斌卿適
監國至斌卿遂巡未納名振風阮俊與王朝先
反起兵攻之監國諭解斌卿方拜詔未起輒被
害軍中稍知謀自名振名振不安久之以他
故殺王朝先曰吾為斌卿報仇云時監國既休
舟山進名振定西侯總督朝先俊水陸二師辛

卯清大舉三路進攻舟山阮俊戰死清兵直薄
城下相持十日力竭城破名振扶監國泛去二
妃二世子宮嬪十三人咸填井死名振家東門
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
焚其幕下士傾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
而名揚者定西兄也為屯田總鎮被執不屈見
殺父之名振以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
清戒江守嚴呂攔江索截海舟數百號名振戰

不利以小舟遁

王朝先遼東人崇禎朝為副總兵航海至越帶
有西北遼人千餘皆驍勇善射從亡海上屢有
戰功張名振欲并其兵邀朝先過船劇飲於席
上刺殺之其兵大譁不肯歸伍願解散名振不
能留聽其去千餘人一時辮髮歸順清朝遂為
嚮導襲取舟山旬日之間舟山遂失

阮俊福建人為海上大盜己丑建寧復失而福

國亦解諸臣奉魯監國詣舟山阮俊以蕩胡將
軍從其美肅鹵侯黃斌卿死而監國即安舟山
封進為蕩胡侯時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而俊
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兩師辛卯清
大舉三路攻舟山八月一師從定海出俊令水
將江天保以四水艤迎擊敗清沉其十三舟清
兵數十人斬右臂而歸之遂以清不即出定海
分舟師應清吳淞溫台兩路而身當定海路衝

勢單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會大霧迷咫尺清
舟猝撞倭營亦驚不意而倭傍哨長與清舟等
不能壓遂欲激所最大水艍前而風止艍猝不
可動倭負奇力無有四長一觀柁、毫髮勿惑
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舡其法最捷一連碗四
五一發各中一手擲火桶、所及無不立焚時
清兵盡裹倭艍不敢上倭乃手舉火桶倉猝觸
清桅激反入倭舟、焚倭急躍水以解諸健卒

自焚死清爭鉤起俊益犯火而以水淬之無生
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以月之廿有
一日也

石匱書曰黃斌卿以海外一旅視為田島不肯
歸魯殺之不為無名王朝先為西北宿將其下
有老本千人整懷善戰張名振愛其兵遂殺朝
先朝先死兵且歸清卒為嚮導以破舟山然則
舟山之破非名振之所自取耶舟山黑子地從

亡者本不多然猶自相殘并其何以羈縻天下
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二

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光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失陷式耜與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適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僉謂監國無恙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冠

亂徙寓梧桂王堯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乙酉
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
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為大學士
而魁楚無戎政大器無中樞式耜無銓政永茂
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驥奔回廣東與
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
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為行宮與永曆相角
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趣永曆走梧州式

報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
號遠近梧州一去外棄門戶內蒙蕭牆國何以
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永曆遣兵科給事中彭
耀往諭以倫序親疎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
日集兵相向兵部侍郎林佳鼎督兵防禦受東
將詐降沒水死秉筆太監王坤內批以粵巡使
王化澄為粵督代佳鼎呂大器以病去復晉大
司馬掌中樞式報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

墨勅何可為例請補部疏為得體蓋汲汲為閣
慮也晉永茂大學士永茂以守制辭請專知經
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王坤不悅遂以他事
斥其所薦御史劉湘客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
經筵責茂以十五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
茂也即日解舟去式報疏言大臣論薦朝盛事
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
坤復疏荐海內碩卿數十人式報又言司禮抑

人不可荐人尤不可吏科劉嵩等疏論坤內臣
不得荐人永曆怒斥逐嵩等御史童琳叅都御
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亂臺規命廷杖皆以式
報力救得免十二月清將李成棟兵薄廣州命
前鋒數十人以紅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
奪門而入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皆遇害
蘇觀生棄市碩元鏡何吾驕投誠百姓雜髮歸
順遂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式報請視師督

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報爭之
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時丁
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報一
人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
州永曆走桂林式報肅啟陞勅守禦誕告楚蜀
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
里之可達桂林者時何騰蛟以閩部督師而丁
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

兵敗魁楚中箭死臨江平樂相繼扶順王坤又
趣永曆往楚式報上疏曰駕不幸楚師得以
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心兵心孤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
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
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
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
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在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
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
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
式報留守桂林各路悉棄節制式報仍疏請暫
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兵薄桂
林式報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砲
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報括
署中未蒸飯分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

以保桂功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
上不允遂請還輝全陽不聽八月又疏言粵西
全定請還桂林時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
沙清遣三王至粵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
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與騰蛟焦璉總
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
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
與嚴起恒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

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于
佛經褶紙中遣使賫奏亦至西粵俱稱全土式
報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
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報聞淚歎下再疏謂
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
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厘千里請駕
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報擁戴元臣粵西
扼禦應亟召還綸靡永曆遣官三四名式報曰

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
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星沙朝
臣且輻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不允
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
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
守督師無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
楚敗達聲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

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
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
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
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為
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
寅正月南雄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曆
震恐戒舟西上式耜留之不得而永曆遂移德
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言

官正氣宜獎鹵薄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急
欲移舟入梧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
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攫官不得伺權者指攻
其所必去熒惑永曆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
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報聞報上疏申救
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
獄追賍乃 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鋌鍊楊左事
何可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

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
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
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解十一月清兵
大舉入嚴閑鎮兵四潰城中大亂式耜衣冠危
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敬自靈川回過式耜署曰
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
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敬曰公言是君恩師義

敬當共之遂焚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
號召諸勲再圍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
見清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
命幽式耜同敬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敬賡
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
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来思澤
久頭顱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大發遠近
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為僧上書孔

有德請葬式紹同歆而吳江有楊藝為具衣冠
棺殮并同歆瘞於北門之園

石匱書曰翟式紹世紆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
材耳及入粵之後輔佐永曆拯溺救焚大見材
略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之諸葛又
何加焉獨恨少主輕狂聞警即走出師之表方
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璣璇練石
在手則亦奚益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三

陶仰用朱哭如蔣武烈廖應登列傳

陶仰用雲南人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為動軍
中呼為鐵薤芭己丑正月清軍入衡州督師何
騰蛟七十萬衆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
人為衛國公胡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衡民聞警
傾城奔散一青聚諸帥計曰衡上潛邸湯沐邑
敵未至勢虛聲退于伍法當誅素何仰用曰速

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百騎授仰用先
馳抵衡陽僅奪食頃與左軍都督阮白鬼選鋒
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是滇
兵大營益集屯兩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仰用
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
部堵胤錫督忠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
滇兵銳徒跣二百里吊橋騰蛟回鴈峰仰用在
草橋凡六旬三月戊子清鄭親王大隊繼進衡

山守禦軍弱折而北距草橋十里軍爲仰用伏
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遽擊俟吾酣而迨出
以應也清分數道以撓其師仰用倚橋不爲動
與數十騎夾三鏢跳蕩出入鏢清十數騎落馬
陣動伏隨起鉦鼓動地塵沙蔽日所部誤識縞
素爲已軍清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仰用
躍馬入陣一鏢中鄭親王兜鍪火光迸裂人馬
辟易仰用不知中清揮軍回清亦止不交仗一

青夜發數營助戰兵非素習人各為營四月己丑清以勁騎綴仰用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遶仰師背師中之助戰者先棄營潰去而屯西路口者見潰兵誤以為草橋潰也亦拔營起徯錫藏漁舟中渡河單騎走來陽仰用所部八百騎或潰或降止十三騎蹀躞萬馬中清疑伏兵不前仰用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發一鏢當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清矢環集如雨仰用下馬

抽刀步戰斬其部長三人清軍合圍十三騎沒
仰用伏馬腹間同馳十餘里復跳擊清軍殲數
十人力盡死焉清軍脫其敗甲見其身中箭鏃
拔之得升許

朱吳如廣西人崇禎初年武進士佐宣國公焦
璉累官右軍都督守平樂庚寅十月己酉北軍
駐全州大隊繇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
麟圖章京董英統兵三萬繇灌陽恭城間道趨

平樂時璉督兵府江艘艘千艘倚城而陣吳如以三千羸卒保城清軍游騎至江上璉舉兵不戰佯走聲言護駕蒼梧寔偕妻孥輦玉帛下流而竄也清兵獲輜重輕舟追之不及而返狀遲回五日矣吳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具十一月壬子清兵薄城下城墉距江僅尋丈許清設鉤戟布梯仰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頗傷清兵清兵不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

清帥者曰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高峻上多
巨材取為攻具可立下清帥初疑之適孔有德
遣其腹心至趨戰與馬董二帥聯轡環城而觀
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櫨蔽霄一如職方言乙卯
昧爽率步兵千人擁兵具傳城而上斬守禦七
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遇是如巷戰衆皆披靡
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廬是如從火中擊殺騎
數百人衆騎追射至一第宅是如挾弩矢火藥

騰附鵠吻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詈聲曰傳
北鴈兒來三騎為火器所傷董益怒又傳戈旗
北鴈兒來矢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
益怒急兜馬疾呼曰噶叭什來噶叭什來清騎
之最精者及至又斃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
入卧內婦內奔逸遶堂走吳如仗刀指畫衆矢
畢集不得避乃拔刀自刎死清帥咸服其衣冠
葬焉

蔣武烈失名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蓋奉旨
募滇黔兵武烈與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
青將銳卒五千繇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
贛州總督李永茂起兵吉安陳蓋率師會焉丙
戌正月丙寅與清軍戰螺子山下斬高元爵
與一青之功居多丁亥上即位端水晉武烈階
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掛珍國將軍印戊子督師
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咽喉地清軍以勁騎五

千死守戰于飛鳶橋我師中潰騰蛟匿湘山寺
將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清軍疑伏兵
不戰從他道入城武烈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
疑謀者將殺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來
言耳非謀也武烈聞之偕數騎遶寺索騰蛟見
之曰軍盡潰乎曰未也曰何知曰距前十里塵
張蔽天必我軍也因並馬馳衆見騰蛟與武烈
至益喜遂下令食軍士卒卻枚一鼓抵城下圍

數匝清軍自是糗糧不給人馬俱困然時、出
繞諸軍飄忽排蕩無休日相持浹旬乃于西關
外夜掘一塹上覆以草土使羸卒坐女牆嫚罵
別匿壯士室室武烈決計仰攻陷塹中于是解
肘後將軍印亟脫鞬納底中復繫絛重結與同
衆墮塹者約曰底犯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比
逮入城武烈貌寢又先弃甲胄衣綿縷操楚音
以對清軍不疑令飼馬蔣灤槽檻視水草晝夜

不少急時外攻益急城中人皇援武烈廉得其
寔翌日城守者倦寢屬武烈代因乘間解靴取
印投女牆下大呼曰我殄國將軍蔣某也城中
糧止三日當急攻我死報公等言未訖左右曳
去寸轢而死越六日城下來遺骸不可得其衣
冠塋于鳳凰坪之南岡贈祁陽伯謚武烈
廖應登皖將也而死義于桐不知其自始先是
乙亥獻賊以兵犯桐倚長梯且進總兵潘可大

與民兵守力嘗絕壯士焚其梯矢石播砲交下
賊又架屋被以濕絮作木牛行地人處其下穴
城則以鈎鑊得其絮滾油注屋上當之糜爛因
縱火焚木牛賊或中夜驚呼某門已破令守者
心亂或撤某門圍賺亡可乘間入城上屹不動
爾時賊猶未習礮或投以西瓜砲曰與爾寶賊
笑拾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投輒遠走凡三
日三夜桐不破解去丙子冬復至則爛四鄉矣

時皖初設兵，使者為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
叅將廖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
圍皖。可法守皖嚴，不得入。賊八大王老回、回革
裡眼、一丈青等數十部，回復蹂躪。庚辰，乃盡擾
廬皖之間。監軍楊卓然以為可講，奉督臣熊文
燾命，單騎入賊營，要盟。賊意休，姑與之。明年五
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坂、陰棚，數十里，居民山水
諸寨盡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駐杏花村。

老回、駐魯、硤分兵四畧旦暮繞城蓋皖兵之
營桐者三矣檄楚鳳兵閱六月無至者然桐竟
倚皖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二陽去賊偽
為赴試間入破廬州及六安諸邑勢更烈至是
攻桐法益密獻忠踞邑高山督鄉民為運土石
累壕起往、破櫓基戴棺行以防火砲列左右
門令運者魚貫入鼓吹以樂之亦或戴棺穴城
獻忠廬塔視穴城上暗砲不及獻忠頭顧恩以

是警攻稍頓時可法自皖巡廬應登以議事從
數十騎突圍走廬賊無敢近者既謁可法還賊
伺于隘得應登脅應登以桐降應登許諾至城
大呼以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早出八爺大兵
至悔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乘賊八大王未至
速以兵出登可復還而守者謂開門墮賊計不
應八大王果至復令登脅城上為傳語土已平
穴已穿早降免屠登耳語所從騎杜甲使反之

杜至城下疾呼曰土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
備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併殺杜而城中于穿
處營月城已完終不得入九月賊退雁翎莊大
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且復圍城
城中望賊紛擾延山西走則正北塵起蔽天黃
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掩殺賊千計奪
回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桐幸免時桐令張
田中覓登屍而葬之

石匱書曰古之為將者功成則黃金寫像身敗
則馬革裹屍故凡成敗利鈍填溝喪元皆為將
者意中之事李光弼上陣藏刀靴韞良有以也
四將軍皆號善戰時數不偶一敗塗地皆繇人
謀不減乃以委之天數如曰天亡我楚非戰之
罪也是豈四將軍之本意哉吾為之掩卷三歎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張煌言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甘輝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孝子列傳

北山樵夫董福兒父為闖賊所殺福兒呼號嗟
指曰必報仇挺戈直追其殺父者去遠後隊十
八騎來飲山上福兒招其黨數十人告以報仇
故其黨懼勿敢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余
第發喊壯我氣我拚命奔賊必敗賊敗余乃
前共搏殺之金錢驛馬皆余有衆許諾皆攘臂

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易之飲如故衆
三呼福兒已至賊前一賊起持鎗開勢甚猛福
兒奮力劈頭一棒撲殺之衆見一賊死其黨遂
各持棍棒上賊乃共起迎敵福兒一棒又斃一
賊奪其鎗賊驚皇亂走衆圍繞殺十五人其三
人上馬馳道隘馬行緩福兒追及賊叫曰我與
尔無仇何苦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
殺盡尔輩以報父仇賊曰殺尔父者已去尔何

仇我請以財物贖福兒曰我欲尔馬賊信之下
馬福兒逼前刺殺之二賊下馬跪地求免不許
么殺之所得資囊馬足悉分其黨已獨持十八
人首至父墓前祭之官府知授福兒以百夫長
不受廬墓三年竟死墓側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女直兵大至壯丁兒從父
母奔避山谷卒與兵遇縛其母去壯丁兒取石
擊之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還縛其母

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
提鐵骨朵擊仆一騎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
亂刀斫之